

就是这样喜欢

□侯求学

花自飘零
于树于花
都谈不上忧伤
它们最懂
这是完成了又一个轮回
渗入泥土
预定来生

狗尾草从地下探出头来
我知道它来了
毋用惊喜
该来的时候它总会来
当它结穗并像小狗一样
蹭我的手掌

我知道它也完成了一个轮回
哪怕是这卑微的生命

月有阴晴圆缺
或悲或喜不过是人的感受
它只用轮回来证明自己的永生

来了? 来啦
走啦! 走吧
自然的微笑就该似盛开的
晚樱
看见, 看呗
听见, 听着
就是这样喜欢

紫琅诗会

祝贺南通楹联学会成立10周年

□冯新民

一副对联
从上到下
从天到地
从日月星辰到山川城郭
一副对联
从右到左
从三国到唐宋元明清
从帝王将相到黎民百姓
一副对联
联中有佛界联中有禅意
联中有桃红柳绿不尽春色
联中有江河山峦无数形胜
一副对联
是中国的智慧和感情

南通楹联学会
10年写了一副对联
在上是风云际会
在下是天地玄黄
一副对联
写出千古英雄一世豪杰

时代楷模大国工匠
一副对联
撑起楹联学会的骨骼和精神

一副对联
从上到下
扫描五千年历史文化
一副对联
从右到左
聚焦八万里阴晴圆缺

一副对联
不是人生
一副对联
写尽人生

南通楹联学会
10年写了一副对联
看见的可能只有两行字
两行字里
却总是风光无限气象万千

退稿

□杨譔

这里说的“稿”是指书法作品。20年前,我遇到了一次退稿。

那是第八届全国展征稿,如果作品能通过各省书法家协会的评审,则参加全国评选时可以直接进入终评。市书协陈云主席对此特别重视,决定南通的作品到时由她直送省评现场。省评结束的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被退稿通知。又据一位知情朋友告知:南通有不少人随陈主席去了南京,南通被退回的就我一个。到晚间时,又接到了远在省城的老师的电话,可能认为我的稿被退,让他丢了面子,语带训斥,我在稍作争辩之后,撂下了几句“狠话”,并说:“平庸谁不会?”

在这之前,我曾接到过两次退稿。一次是某领导让秘书打电话邀我参加他们组织的书法评比活动,我自知自己的字不讨众好,所以婉拒,对方复请,我如命,最后却以被退稿了之。还有一次是朋友在编一本外宣画册时突发奇想,请我题写书名,我婉拒,朋友再请,后听说有稿酬,我不便再坚持,交稿后的第二天接到来电:“作品给你退回,稿酬照付。换上你题的书名后,发觉整本画册得重新设计了!”我“笑纳”了抱歉,稿费却至今未见。他当时还问我:“生气不?”“不生气,反而开心。”“为什么?”“不合适,正说明字的水平远在画册的内容之上。”

就在前不久,我所在的组织推荐我参加省里某部门组织的一个书画展。为切合主题,我选择了陈毅诗《过微山湖》进行创作。陈老总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革命家,读初中时,我手抄过他的诗集,他的不少诗,我至今还能背诵。《过微山湖》一诗浪漫豪放,又有极开阔的画面感,所以我决定采用狂草体书写。创作时兴酣神飞,连成两件,一件寄省,一件寄外省一邀请展。

5月8日上午,我接到了所在组织大领导的电话,告诉我展览组织方将就我的作品和我沟通,挂电话前他愣是没忘了“不要一看是不熟悉的电话就掐掉”之类的叮嘱。我正疑惑间,组织方的电话就来了,是一个好听的女声,说之所以退稿,是因为我的作品风格与展区的其他作品不协调。我笑着说:“是不是要我写得温柔一些?”女声含笑说:“是的。最好能马上重写了寄来。”多年来,我遇事不转弯的性格给人留下了“狂妄自大”一类的印象,其实我是一个通情达理、善于替人着想的人,只苦于别人对我了解不深。当天下午,我就完成了返工,用事实证明我不是一个凡事任性的人。

宋代李唐《题画》诗说:“早知不入人时眼,多买燕脂画牡丹。”我靠小企业为生,不用画梅乞米,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有用“画牡丹”的雅兴。好多年前,一个熟悉苏宁两地艺术圈的朋友对我说:“南京有不少人对你的字有非议,你的作品在北京展出时人家都能接受。北京这个地方毕竟不一样。”今年4月9日下午,在南京兰亭会馆的展览会上,中国书协主席兼江苏省书协主席孙晓云先看了我的一件草书,建议我从此更名为“杨大草”,后一转身又看到了我的一件行书,大为兴奋,说:“你的字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这种探索太好了!我知道很多人会看不懂,不能接受,那是他们的事。我们又没有非要人家接受,你一定要坚持下去,至少我们现在给人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选择。”我注意到,众目睽睽之下的孙老师,在谈话时不经意间用了“我们”俩字,这说明她是发自内心地支持我在书法上如此“一意孤行”、越走越远的。

人们常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话多多少少有些“欺人”的成分。但我相信:艺术高度是与艺者的定力、承受寂寞冷遇的心力成正比的。

灯下漫笔



初夏濠河边

李斌

丰碑永记心

□凌华

业余从事新闻报道30多年,笔下的先进党员自己也无法统计,有全国、全省的优秀党员,有全市、全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其中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在原通州市人武部担任报道员期间,报道的几名通州籍军人共产党员的感人事迹,尽管好几位相继离开人世,但他们的形象犹如一座丰碑,于我脑海里永不磨灭。在全国上下都在倡导学党史热潮时刻,重新回味一下这些党员的感人事迹,格外有意义。

两把军刀的故事

2005年,当时的五甲镇人武部部长季国江告诉我,他们镇平和村20组有位百岁老兵瞿立范家里珍藏了两把军刀,分别是他在任乡民兵队长时从日本鬼子和还乡团头目手中夺得、经领导同意后留在身边用于杀敌的,并一直保存着。联想到当年正逢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想这个题材一定很有意义。我先后两次坐公交车到老人家里、村里、其亲戚和邻居家里采访。

瞿立范是1937年参加革命、1941年入党,2005年正好100岁。他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过功、受过无数次嘉奖。在抗日战争时期,瞿立范任乡民兵队长,经常带领民兵与鬼子周旋,配合地方部队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为了应对鬼子的扫荡,瞿立范和众多民兵从来不住家里,即使过年也不回家,睡猪圈、蹲桥洞是常事。尤其是拥有两把军刀后,瞿立范在一次战斗中,用军刀砍掉敌人机枪手的手臂。1942年,瞿立范还在本地参加了有名的谢家渡战斗和后来的渡江战役等战斗。在渡江战役中,时任支前中队长的他带领民工随军运送粮食,荣立三等功。

后来,我先后促成供电公司等几个单位的民兵上门为老人提供服务,并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穿越蘑菇云:珍藏了40年的秘密

2004年冬季征兵期间,当时的金沙镇人武部部长陈国光告诉我,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时,我军5位空军飞行员勇敢驾驶飞机穿越蘑菇云执行取样任务。其中有一位就是通州籍军人,原通州区纪委副书记耿君。我一听,立即要了联系方式,与本地几位记者一起前往位于金沙镇陵园新村耿君的家里采访。

耿君说,他是在1964年9月接到命令的,那时母亲和未婚妻刘翠娥正好到部队去看望他。不到一星期,就接到执行重要任务的命令,深明大义的他未婚妻什么也没说,马上收拾行李回了家。由于原子弹爆炸的特殊性,他始终没让妻子及家人知道,那时他与战友一起,冒着被辐射的危险,先后两次穿越蘑菇云,及时、足量地捕捉到了烟云中的放射尘埃,还荣获集体一等功。耿君说这个秘密在他心中一直藏了40年,直到笔者和一些媒体找到他时,其家人和朋友才知道。当时,耿军的妻子刘翠娥听后,先是一愣,尔后才恍然大悟:“那次你催我们走,原来是执行这个任务呀……”说完,满面热泪。当时,她做梦也没想到,与自己生活了近40年的老伴竟还是一个英雄。

“我那次只知道他又接到任务了,也就没多问,谁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秘密。即使婚后,随军到部队生活11年,他也没向我透露半点。”

耿军说:“说实话,要不是你们来,我还真想隐瞒一辈子!”

2019年3月,我因工作调动,到通州区发改委工作,而耿君正好是区发改委的退休干部,所以一直想去看望他。但忙于工作,一直未能如愿,然而,就在2020年10月,耿君永远离开了我们,让人倍感伤心。

渡江第一船上的王排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上第十八课是《第24号船》,文章讲述了主人公王排长带领战士们冲锋在前,在长江东线率先冲上对岸的英勇事迹。王排长也曾是粟裕将军率领的钢铁18旅中的一兵,就是沙家浜里的36名伤病员发展起来的。王排长的名字当时叫王金文,其真名其实叫宣进锋,当时怕在黑暗环境下连累家人而改名的,而且当年的王排长就住在通州区原四安镇徐桥村8组。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东中西三路抢渡长江,作为排长的王金文与战士们驾驶24号冲锋在前,在长江东线率先冲上对岸,被称为渡江第一船上的王排长。

“记得当晚,我带领一个加强班,从泰兴的西家桥开始渡江。江水的寒冷,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怕,可怕的是将要到达南岸时遇到了旋涡,船控制不住猛地打起了转。我就和其他3名战士一次次地强渡,使出全身力气,经过10多次努力,终于冲出旋涡,在天明之前到达了南岸。”

战争是残酷的,每当回忆时,王金文总是谈笑风生,说得非常轻松。他说,没有坚强的意志当不了兵。有一次,在战斗中,敌人的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胳膊,只露出了一点弹头,当时药品紧缺,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医生为他取出了子弹。有个刚刚入伍的小战士看到后,有些害怕,就问王金文子弹打进去时疼不疼。王金文幽默地说:“一点不疼,要不是我用胳膊把子弹夹住了,它早就穿过去打别人了。”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是一场恶战,王金文时任连长,他的对手是美国海军陆战队6师。“当时我们守在192高地上。山顶上零下二三十摄氏度,战士们只穿着几层单衣,脚肿得和袜子、鞋子粘在了一起,脱都脱不下来。战士们把头缩在衣领里,呵出来的热气一会儿就在胸口结成了冰。”老人若有所思。

在这次战役中,全连122人,最后只剩下不到30人。最终,他手下的一个排就立了一个集体二等功。

在王金文的戎马生涯中,他身上的每一个伤疤都是他参加渡江战役、孟良崮战役、鲁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抗美援朝的见证,每一个伤疤都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一到刮风下雨,他就浑身酸痛;一到冬天,他的手肿得就像馒头一样,而且一湿水就钻心地疼。但他总能以达观的态度对待这一切。他常对家人说,比起18岁就在抗战中牺牲在战场上的弟弟,比起为国捐躯的战友们,他算幸福的了。

当地有个风俗,去当兵的人都要在家门口种一棵银杏树,2006年11月,当我来到王金文家采访时,他当年(1941年1月)种的银杏树长得枝繁叶茂,老人每每抚摸它,就像在抚摸一段难忘而辉煌的历史。

后来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与老人见面,据介绍,老人2011年离开了我们,享年90岁。不过,当地政府 and 老百姓一直没忘记他,在原四安镇北边的一块墓地里,为他立了块墓碑,上面刻着8个金色大字“王金文排长纪念碑”,右侧小字为“渡江第一船第24号船”,左侧小字为“新四军第二十军历史研究会敬立”。

玉兰一瓣